



## 上 册

|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|
| 揉碎的茉莉·····       | 博 林(1)  |
| 我和我的初恋·····      | 张晓琴(4)  |
| 失 密·····         | 黄 华(9)  |
| 梦幻年华 ·····       | 含 心(14) |
| 青涩的果子 ·····      | 小 雨(16) |
| 我是女生 ·····       | 刘潇潇(19) |
| 我是酷哥 ·····       | 佚 名(23) |
| 有谁见过真正快乐的猪 ····· | 树(27)   |
| 生日礼物 ·····       | 可 丹(29) |
| 杏黄色的绸发带 ·····    | 陈永林(32) |
| 第一次在外夜宿 ·····    | 周爱珍(36) |

|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|
| 爱情如粥 .....            | 叶 紫(40)  |
| 雨心的初次爱情接触 .....       | 郭 楠(44)  |
| 我要做你最美的新娘 .....       | 宋 扬(48)  |
| 邮 差 .....             | 阿 驰(52)  |
| 健 忘 .....             | 列 吟(57)  |
| 飘落的缘 .....            | 苗旭宏(62)  |
| 发生在 18 岁那年的美丽错误 ..... | 罗 米(67)  |
| 永恒的虹 .....            | 铜 星(72)  |
| 每天去看你 .....           | 白 果(76)  |
| 春天的心事 .....           | 沈 蕾(80)  |
| 两个人的森林 .....          | 刘伟佳(84)  |
| 非分的日子 .....           | 阿 风(88)  |
| 夏日里飞过的蝴蝶 .....        | 党莉萍(92)  |
| 快乐并痛着 .....           | 邱柯妮(96)  |
| 苹果还未成熟 .....          | 张雯婷(100) |

|            |          |
|------------|----------|
| 我是我自己····· | 水 银(102) |
| 青橄榄爱情····· | 周振宇(107) |
| 缘尽紫风铃····· | 熊 峰(110) |
| 记忆的彩虹····· | 陈彦同(117) |

## 下 册

|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|
| 当我开始偷偷地想你·····    | 王鑫研(121) |
| Rain ·····        | 苏 峥(126) |
| 哪个少年不钟情·····      | 冯景元(129) |
| 成长加油站·····        | 罗 裳(134) |
| 很爱·····           | 若凤雏(138) |
| 少年崔浩的青春遭遇·····    | 佚 名(142) |
| 早恋,一场单人的舞蹈 ·····  | 佚 名(148) |
| 夏天的果实不想在春天采摘····· | 佚 名(152) |
| 青 梅·····          | 佚 名(155) |
| 珊珊收到第一封情书后·····   | 佚 名(159) |
| “标准情人”拍卖站·····    | 佚 名(163) |

|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|
| 笨拙的花拳绣腿·····         | 佚名(168)  |
| 双曲线情愫·····           | 佚名(171)  |
| 我的初恋有点经典·····        | 佚名(174)  |
| 少 年·····             | 佚名(176)  |
| 送我一支“康乃馨”·····       | 佚名(181)  |
| 初 恋·····             | 草子(185)  |
| 今夜没有月亮·····          | 缪祥春(187) |
| 秋天里的故事·····          | 苏格格(190) |
| 初次约会·····            | 阿静(193)  |
| 飞一般的故事·····          | 张翔(196)  |
| 有多少花儿不会开放·····       | 蜗牛(201)  |
| 错 觉·····             | 王伟(205)  |
| 身边有好看的树·····         | 张翼(207)  |
| 大风吹起美丽的发辫·····       | 江雪(211)  |
| 我是“小龙女”，你是“杨过”吗····· | 王海丽(215) |

|               |   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|
| 小狗之恋·····     | 蒲钰(219)  |
| 邻班的女孩儿·····   | 蓝珂(221)  |
| 无悔的青春·····    | 麦香(225)  |
| 你是我永远的风景····· | 烟霞(228)  |
| 比你有勇气·····    | 晓菲(232)  |
| 只有夜知道·····    | 江燕(235)  |
| 背    包·····   | 凡尘(237)  |
| 轻轻的我走了·····   | 张晨曦(240) |
| 那淅沥的雨·····    | 程菊玲(242) |
| 感情是四季风·····   | 名信(246)  |



## 当我开始偷偷地想你

◆ 王鑫研

猫儿是自己闯入这个文学社的，这对于正值高三的猫儿来说真不容易。父母骂她不务正业，甚至流着泪对她说不考上大学就别回来见他们，但猫儿脾气里有股蛮劲，只要是她喜欢做的、认为对的事情就没有人能拦阻她。至今猫儿还记得那个飘雪的下午，她和好友薇薇一同踏进了一个名叫“Lost Star”的文学社。也是从那天起猫儿认识了阿健。

其实阿健最初给猫儿的印象很坏。

猫儿一进文学社，头一个见到的人就是阿健，阿健突然对猫儿说：“你的脸有点长，应该配副眼镜！”猫儿被他的话搞得很窘，这时恰巧有几个和他一般大的男孩子走过来，看到猫儿，就戏谑地叫道：“阿健，可不许欺负女孩子呀！”猫儿气晕了，薇薇却在一旁说：“喂，他人长得好……”猫儿生怕自己听到那个字时会给她一拳头，于是以迅雷不及掩耳之速拽着薇薇冲进了会议室。

等进了会议室，猫儿傻眼了，阿健那家伙也以迅雷不及掩耳之速坐上了主席的位子，猫儿做梦也没想到像他这样的嬉皮士居然也能当领导。不过猫儿并没有泄气，她要看看他究竟有什么能耐。



见面会让大家海阔天空地谈了一个晚上，相同的年龄使猫儿和他们一见如故。唯有阿健在猫儿心上留下了一个小疙瘩。回到家猫儿忍不住瞧了瞧镜中的自己，忽然又没头没脑地不知骂了谁一句：“神经病！”

家庭和学业的压力使猫儿只能在文学社里寻找一点属于自己的快乐，在拼命爬格子的同时也从报刊上领略到了阿健的实力。终于，署名猫儿的小说《尘埃落定》被印成了铅字，周六大家为了猫儿狂欢了一个晚上，只有阿健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。这让平时谦虚的猫儿有点骄傲：他是不是害怕自己主席的位子不保了？

大约是晨5点，猫儿独自去在满是积雪的路上，渐渐听不到薇薇那近乎歇斯底里的笑声。忽然发现前面有个人影在晃动，猫儿的心倏地抽紧了，可还是壮壮胆子走近——是阿健！猫儿没有看错，那自以为帅气的小分头至今让她有种莫名的讨厌。猫儿想绕过他，但他分明看见了她，猫儿心想看来今天是躲不过去了。

“想抢我饭碗的人来了？”

果然不出所料，还是那样戏谑的口吻。猫儿倔强地保持沉默，目光却触到阿健发亮的眸子里一种柔柔的东西，猫儿的眼睑马上垂下来，想走却又挪不动步子。也许是刚才的热烈气氛还未散尽，抑或是什么别的原因，在阿健面前的猫儿变成了一只脸颊绯红的雪地野兔，温驯而又可爱。

“过来，小不点，送你样东西！”



猫儿气气地说：“我不是小……”

但还没等她反应过来，一副精致的眼镜已经轻轻地、不可抗拒地架在她的鼻尖上，是热的，仿佛带着某个人的体温。猫儿怔住了。讨厌！为什么不把眼镜摘下来扔给他然后逃跑？猫儿在那一瞬间问自己。

“继续努力，别叫我失望噢！”阿健的语气又增加了几丝居高临下的味儿，令猫儿不禁瞪了他一眼，但还是轻轻说了声“谢谢”。猫儿从那个晚上才开始真正了解阿健：父母离异的他住在叔叔家，在那里只有叔叔一个人对他好，其他人都排斥他。虽然文笔不错，但在只崇拜优等生的象牙塔里没有人肯捧他的场。这个社会有太多的无奈，虽然没有压倒他，却也不曾给他一颗冰冷的心多少温暖。

猫儿忍不住问：“阿健，以后准备怎么办？”话一出口猫儿就后悔了，谁知阿健竟脱口而出：“我有‘Lost Star’and you，以后闷了就到‘Lost Star’来吧！”说着，脸上充满了笑意，这笑意使猫儿心里发酸，想到了爸妈的吵闹和老师的训斥还有同窗的白眼，好多好多，让猫儿平静的心湖此刻却如大海般汹涌。终于到了分手的时刻，阿健却忽地转过身，出神地望了猫儿几秒钟。

“嗯——这样才好看！”

猫儿被他的滑稽逗笑了，一滴泪无声地滑过猫儿绯红的脸颊。

薇薇一直跟着猫儿，个中根源就是阿健。每次下课阿健都在门口等她们。“去肯德基怎么样，我请！”“又有一个新溜冰场，走





吧！”单纯的女孩子总是被浪子吸引，猫儿望着薇薇看阿健的眼神这么想着。

猫儿高考落榜了，父母更狠地骂她不务正业，但猫儿已经麻木。“Lost Star”的朋友为安慰她开了个大 party。外面飘起漫天的飞雪，有人提议去打雪仗，马上得到了响应。猫儿正尽情地奔跑欢叫，一个雪球正好打在猫儿的眼镜上，猫儿一时什么也看不见，只觉得一双大手慌忙取下眼镜。猫儿看清了，是阿健正像做错事似的小心擦拭着镜片上的雪。

“还好没有弄坏！”阿健仔细地检查了一遍，又将它重新放在猫儿的鼻梁上。

在那一瞬间，猫儿又想起了那个让她流泪的晚上……忽然，猫儿看到了一双愤怒的眼睛，薇薇不知何时站到了两个人中间，猫儿感到手掌抽在脸上的刻骨之痛，她随着一堆破碎的镜片落在雪地里。

“你疯了吗！”阿健的声音。

“原来你们都在骗我！……我真的好喜欢你，阿健，我……”

阿健冲薇薇喊出了让猫儿一辈子都忘不了的话：“这个世界上只有一个猫儿！知道吗？我过几天就要随继父去美国了，也许永远不会回来了！”

以后的日子猫儿如往常一样忙碌着，所不同的是没有了阿健和薇薇。她在考上一所名牌大学时收到了一封远方的来信，用英



文写着：“猫儿亲启”，那是阿健的笔迹。信里祝贺她学业有成，说他和薇薇还有联络，薇薇一直想求猫儿原谅她等等，信的末尾写道：

“猫儿，年年轻狂的岁月里，我们做过许多自认为对但实际上大错特错的事情，但至今我还这样认为，猫儿是独一无二的，世上只有一个猫儿……”





## Rain

◆ 苏 峰

收到了那个邮包时，我正一人在大学寝室听一首老歌：范晓萱的《Rain》。当时并没有所谓 rain 不 rain 的，初夏午后，阳光灼人。我漫不经心地拆了邮包，诧然发现里面竟是件淡蓝色的雨衣，其中夹着纸条：看看上面有没有你的齿痕。

不知是在怎样的瞬间里被它触痛的。霎时，我的心重重地颤抖起来——是他，我知道，一定是他，何加。

思绪中，十六岁那年的夏天摇晃着向我走来，所有记忆纷纷从禁锢的封印中破茧而出。

记得，那也是初夏。

刚开始的时候，一切都很模糊。我和何加的友谊是从同学一年后成为同桌时开始的。以前并不很熟，周末后才发现他爱谈天我爱笑，于是很快便称兄道弟了。

那次，一场大雨来得轻狂。于是，没拿雨具的何加带着阳光般灿烂的笑容走进我的雨衣底下，也走进了我原来单调晦暗的雨季青春。

起初很狼狈，两个人共用一件雨衣实在勉强，而他高我矮的状



况又导致分配不均，一部累赘的单车更让我手足无措。

眼看着雨越下越大，何加突然对顾着单车便顾不了雨衣的我建议：“要不，用牙咬着？”——他笑着，看样子是开玩笑。

我却觉得这办法的确有可行之处，于是一口咬住，认认真真看着他，从牙缝里迸出模糊不清的声音：“怎——么——样？”

何加扭过头来，他的目光停留在我脸上，我注意到有一丝被雨水濡湿的头发紧贴在他额上，愈显柔黑，他的眼中闪烁着一种奇异的光，炙得我脸有些发烫，牙根有些发酸。霎时，他很大声地笑了起来，惊天动地，一边笑一边盯着我。

很快地，我也跟着笑了起来，虽然不明白有什么好笑，但我想笑，因为心底无端充盈了一种像棉花糖般轻飘而带丝甜蜜的快乐。雨衣角很快滑下去，滂沱大雨敲在周围，是那种幸福到极致的响声。我们全湿了。

我弯腰去拾雨衣，无意中看到何加的眼睫毛上凝着小雨珠，他一眨眼，它滑滑滴了下来。我突然欢喜而不舍起来，我意识到：何加，这个男孩，在这一刻，他是全世界离我最近的人。在这雨衣下，我们共同拥有一个小小的小小的空间。我不懂，这种心情，这样的快乐，和他温柔的眼神有没有关系？和他孩子似的笑容有没有关系？和这令人心动的大雨有没有关系？和这温暖的距离有没有关系？……在这一刻我真想用雨珠链子把这段快乐的时光串起来，永远戴在手腕上。



校园中的风花雪月一如罐头里的沙丁鱼般繁多。我也曾多次谢绝那份青涩。然而,在那刻开始,我发现自己的心跳不再属于自己,想和这男孩一直走下去,晴天雨天都好,天涯海角都好。或许只是因为他那容易感染人的快乐;或许只是因为大雨敲响了我的心弦;或许也只是因为爱上了这段时光,这从未有过的浪漫……但全无所谓。我十六岁时的夏季是如此斑驳陆离,仪态万千的。

然而,一切都不会发生,正如我所期望雨中那路消失尽头一样没有可能。我也曾幻想属于两人的温暖,但我没有预见到自己的胆怯——在众多谣言面前,我没有勇气再去追逐,只得抽身离开。

我不知道何加在阻止我调座位时有着什么心态,不知道他是否也曾想过延续那份浪漫。我只知道在那以后何加没有将我借他的雨衣还我,分班时没有,离开这座小城去北方一所大学也没有,直至今天。

一阵微风轻拂而过,柔柔地划痛了我的感触,晓萱的声音绕耳不绝:“我怀念有一年的夏天,一场大雨把你留在我身边,我看着你那被淋湿的脸,还有一片树叶贴在头发上面,Rain, falling in my heart,你的声音仍然深印我心田,世界改变你也改变,我在海角天涯……”

我听见一颗雨珠滴进心湖的声音,清脆铿锵。所及之处,全都尖锐甜蜜地痛开了。有一滴初夏的碎片被溅到脸上,冰凉冰凉的。

我怀念有一年的夏天。





## 哪个少年不钟情

◆ 冯景元

小时候的男孩子都是很傻的，成天只知道砍砖、撞拐、弹玻璃球、拍毛片儿，人世间的事，冥顽不化。六七岁时，被门口的小姐姐们拉去玩娶媳妇、过家家，在一个大客栈的院里，一对叫环的姐妹带着玩，大的十一二，小的七八岁。非让我当新郎，我就傻乎乎地跟着，一会是姐姐当新娘，一会是妹妹当新娘，后来又说坐月子，我根本不懂什么是坐月子。他们找了客栈里面一个大箱子，挂了一块布，让我守在外面，她们“住”进去，还煞有介事地脱了外面衣服。后来不知道怎么闹的，那姐姐真的出了血，她们吓坏了，妹妹用手蘸了一点血出来给我看，非说是我弄的。那小小的食指上淡淡的殷红，把我也吓坏了，我讷讷的，辨不清跟我有何关系。妹妹说，女的事都跟男的事有关系，我妈妈就这么说的。箱子上的姐姐啜啜地哭起来，我傻乎乎站那，不知怎么办好。幸亏这时客栈房里出来人，大声吆喝着，把我们全撵跑。这件事给我印象太深了，打那以后，再不敢见她们，天天出来进去把门掩紧，怕她们的妈妈上门来找。出去也好长时间连那客栈门口都不敢过，躲着，绕着。后来，过了年吧，见她们在街上跟别人又玩起过家家，什么事也没有，



这才松下心。但从此不再敢和女孩子有一星点接近。我六岁上学，在班里一直很小，到小学毕业都是坐前面几排。那时候一个班里的年龄上下差到八岁，和我同桌的女生，有的坐在一起就让我叫姐姐，我不好意思。家里那时没女孩子，上面两哥哥，下面两弟弟，一群秃葫芦，在外面见了女的张不开嘴。这样，反越让女同学欺侮，你叫！你叫！记得同座有个姓孟的女同学，名字我忘了，家住一条死胡同口，短发圆脸厚唇，眼睛大大的，脾气特好。她家有收音机，那时有收音机的人家不多，因为下了学要听儿童节目，所以学习小组一般都是谁家有收音机就设在谁家。实际上她家离我住的地方很远，但我每天下学都跑了去。她家没有男孩子，上面几个姐姐，都是很大很大的了，一进她们那屋就有一种味儿，挺好闻的，除了脂粉发香外，还有一种说不出的东西，反正坐胡同口小桌上学习的时候，几个大男同学都愿意跑她家屋里拿东西。后来还闹过大同学把她堵进胡同的事，对了，我想起了，她叫孟淑秋。同桌时我见过孟淑秋哭，我对她挺同情的，所以她让我叫姐，我叫过一次，她高兴得把手伸进我蓬乱的头发里抓着，说：“瞧你那样，叫个姐还不好意思，都十岁过了，比女孩子还不如。”后来调位儿，孟淑秋高，坐到我后面，我旁边来了一个姓周的女同学，叫什么名字，实在想不起了，但她有个不伦不类的外号我记得特别清，叫“热蒸食”。她家住靠近河北大街不远的一个高台儿上的门脸，在门口给人拿蒸食，有时还吆喝“热蒸食”，不知什么时候是谁把这个当成外号叫给



她。其实也没别的意思，她人长得白，身上又确实有那么一点白面发了蒸熟后的香味儿甜味儿，这是我后来闻出来的。开始我们同桌，好长时间谁也不理谁。她人长得挺好看，鸭蛋型脸，头发很长，常秀秀地梳拢在一起，就是总正规规板着脸，没见她跟谁笑过。给我的感觉，脾气时好时坏，好的时候她铅笔盒里的铅笔，无论长短，一律都修得好好的，长长的；不好的时候，铅笔总断，她总是闭住嘴，堵气似的在那儿一管接一管地削。她有一把挺长挺快的铅笔刀，那铅笔刀曾让她拿着在我们桌子中间刻下一条深深的界印。那是在我俩陌生人似地同坐了半个多学期的时候，我因为和孟淑秋熟，再加上唤过她姐，所以课上课下有什么事就回头找她。“热蒸食”（我现在只好还这么叫她）起初不以为然，后来有一天，我铅笔断了，回头找孟淑秋借了铅笔刀，削了铅笔以后，就见她不吭不响拿了她的铅笔刀出来，在课桌中间划起了界印。那是一堂珠算课，她用算盘挡着整整划了一节课，下课时，她指着那刀刻的线，一字一字地说：记住，以后咱俩谁也不许越过这条线！打那以后，每每趴在桌上写字时，只要我胳膊肘稍不注意越过一点，她立马就毫不客气地拨拉我，有时候一下反应不过来，她话也不说，就举巴掌打。一来二去我火了，一次瞅准机会，在她的胳膊肘不小心刚刚越过的时候，我举起巴掌狠狠地打了她。没想到这一下打得她红着眼睛哭了三节课，孟淑秋在后面直捅我，问我：你怎么她了？你怎么能这么打她呢？我涨红着脸，有口难辩，但心里知道作为一个男





孩子这样跟女同学动手输面儿。第二天我想了个挽回的办法，一上课故意把胳膊肘趴过线去，她越看不见越成心让她看。我想给她个扳回的机会，让她也狠狠打我几下，把吃的亏捞回去。谁知几次越界，她毫不计较。第一课下来，她竟破天荒地挽着胳膊嗔笑地说我：“这么狠？瞧你打得，现在还红呢。”我一看，那白白的胳膊上，果然有一块暗红的掌印没褪掉。我没想到会这样，有些无地自容，竟歉疚地不知所措地把手抚了上去。这一下俩人越发都闹了个大红脸，她赶紧把胳膊缩回去说：“你干什么摸人家？”我更慌张了，成了丈二和尚，连连道歉说：对不起，我没想这样……她笑：“你没想这样还这样？”我实在还对不出话来，硬着头皮把两手伸出去，说：“任你打还不行吗？怎么痛快你怎么打。”这时旁边有同学看见我们，恰好上课铃摇响，她拨拉了我一下，提醒道：“上课了，快坐好。”老师进来以前，她拿过她那把挺快的铅笔刀又说：“这刀子给你用吧，以后别总回头找人借了。”我没想到，我和她就这样走近了，我冒昧摸过她白胳膊上红印的事，竟挥之不去。有几次让孟淑秋领着我从她家卖蒸食的门口过，想课下得个机会碰见她，但始终没能够。冬天过去，寒假放过再开学时，我旁边的座位空着，有同学捎假条来说她病了，我想借这个机会去看她，踌躇好长一段时间，终于在一个星期天的上午，鼓足勇气敲开她家高台上的门。她们家春节过后就没再开市卖蒸食，那天她家没人，她很惊喜我来，我们就站她家门口的高台儿上聊了一会儿。她脸色不好看，披着